



□ 12
3002
2

車類

二



門 12
3002
2



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卷第二

宣公

二年

晉於是有公族



引除



晉麗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成公即位乃官

卿之適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官仕也為置田邑又官其餘子亦為

餘子餘子適子之母弟亦治餘子之政其庶子為公行戶即反庶子之子幸公戎行晉於是有公族

餘子公行皆官名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

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為旄車之族使屏季括也

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

三年

楚問周鼎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

通志堂

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神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年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鄭文公妾夢天與之蘭

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為伯儵音紬燕祖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曰吾聞姬姑耦其子孫必蕃姑吉人也后

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姑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元寵元極也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四年

魯宣公伐莒非禮

公及齊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鄭子公子家弒靈公

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鼃和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去大夫鼃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

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
弑靈公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
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
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
亡去疾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 十年子家卒鄭斷其棺而
逐其族改葬幽公諡之曰靈

六年

晉滅赤狄

秋赤狄伐晉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
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 七年赤狄侵晉取
向陰之禾 十一年晉卻成子求成于眾狄眾狄疾赤狄之
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攢函眾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
卻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

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况寡德乎 十三年秋
赤狄伐晉 十五年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
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
鄆舒有三雋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
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者酒二也弃仲章_{潞賢}而奪黎氏
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
德滋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
命若之何待之夫恃才與眾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
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
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
滅潞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
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 十六年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
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

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無善人之謂也 成八年晉討趙同趙括

晉楚戰于邲

楚人伐鄭取成而還 七年鄭及晉平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 九年楚為厲之役六年故伐鄭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十一年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鄭又微事于晉微音 十二年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巷少車示將遷 國人大臨勳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

三月克之入自皇門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微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尅入盟子良出質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間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

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武王始更此陳法因以為名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

卒乘輯睦事不奸矣委于為宰擇楚國之今典軍行右轅

左追葦車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左者求葦為宿備傳曰今尹南轅又曰改來轅由是觀之楚陳以轅為主前茅慮無如今軍行見騎舉絳幡見步舉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楚以茅為旌識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

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

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

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遵天之道須暗昧者

惡積者昧也致討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穀先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

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

敵疆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

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坤上

之臨坤上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眾

散為弱坎眾川壅為澤坎川有律以如己也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法

為眾散為川壅去失法之用從人之象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竭敗盈而以竭天且不

整天不行之謂臨川變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

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

以偏師陷子罪大矣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

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郟延沈尹將

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

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

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

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復皮通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適音嫡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去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苦交反郟二山名之間鄭皇戌雖律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文十六年克庸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扶冒筭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微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戍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

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副

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

官近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知季知莊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趙莊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彘子使趙括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于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疑旌摩壘而還靡旌疾驅也靡近也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食亦切下同

以菽側留反善矢代御執轡御下兩子如馬也飾掉鞅掉正也而還攝叔
 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
 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
 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背之隆高者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獻焉曰
 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
 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
 師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滎澤見六麋射
 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
 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失楚之致師者請召盟許
 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
 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
 為士季曰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
 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使鞏朔韓穿帥

七覆扶又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
 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
 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王乘左廣以逐
 趙旃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鞏豚車逆之潘黨曰晉師
 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
 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
 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
 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
 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駒伯克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
 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
 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止也之目君以
 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
 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每射抽矢菽納諸廚子之房知季

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楚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祖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眾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

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二日穀文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十三年秋赤狄伐晉先穀召之也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十四年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十五年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滅潞晉侯賞桓子狄臣于室亦賞士伯以

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
 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
 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
 過也故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成三
 年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於
 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
 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又誰敢怨王曰然
 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
 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
 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
 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于晉寡君之以為
 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
 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

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
 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
 禮而歸之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楮中以出既謀
 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
 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鄭殺公子曼滿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彫力語欲為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
 貪其在周易豐離下震上之離弗過之矣豐上六變為純離豐上六
 曰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

八年

晉滅三卻

晉胥克有蠱疾卻缺為政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成十
 一年聲伯之母不聘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子奚生二子

而寡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晉卻犇
 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
 失儻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卻氏卻
 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沈直婦人怒曰
 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
 終遂誓施氏傳言犇淫晉卻至與周爭鄆候田王命劉康公單
 襄公訟諸晉卻至曰温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
 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温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
 氏即狄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温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
 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于安得之晉侯使卻至勿敢爭傳
 言至貪所以亡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
 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
 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弃君命也不亡何為

十四年夏晉侯使卻犇送孫林父於衛衛侯饗之甯惠子
 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似也以觀
 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
 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十五年晉三卻害伯宗譖而
 殺之及藥弗忌伯州犂奔楚韓獻子曰卻氏其不免乎善人
 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喜朝其妻必戒之
 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十六年晉侯
 使卻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
 曰温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
 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
 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十七年晉厲公侈多外嬖欲
 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卻氏而嬖
 於厲公卻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卻犇與長魚矯爭田執而

桎之既矯亦嬖於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卻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卻氏聞之卻錡欲攻公卻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胥童夷羊五將攻卻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黜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卻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温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車又殺之皆尸諸朝

九年

楚殺陳夏徵舒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袒女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

能改矣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十年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廡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十一年楚子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少西徵舒之相子夏名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

州

十一年

楚為艾獵城沂

楚令尹蔦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餼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

十二年

楚子伐蕭

楚子伐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附于蕭還旋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起窮乎曰無麥麴窮所以濕禦河魚腹疾柰何曰目於智烏井而拯之若為茅經哭井貝

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

晉宋衛同盟于清丘

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為盟故伐陳陳二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於楚十三年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元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十四年春孔達縊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十四年

楚莊伐宋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

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無畏扶曰鄭昭宋聶晉使不

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

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

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履及於室直

皇寢門劔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

宋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

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容貌威儀采章車服嘉淑令辭

而有加貨命宥幣帛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

君其圖之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使樂嬰

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

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

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近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

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

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

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

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

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

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寡君

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楚師將去宋申

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弃言焉

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

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

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

也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

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魯逐東門氏

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十八年初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善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

十五年

魏顆從武子治命

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十六年

晉侯使士會平王室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王室亂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殺烝烝升也升殺於俎武子私問其故王召武子曰王享有體薦半解其體而薦所以示恭儉宴有折設之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皆可食所以示慈惠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十七年

齊晉鞏之役

晉侯使卻克微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

藥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齊侯使高固晏弱
 蔡朝南郭偃會及斂廉孟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
 于卷拳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蔡朝南郭偃苗賁皇使見晏
 桓子歸言于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
 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
 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
 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
 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
 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晉人緩之逸秋晉師
 還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變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
 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
 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卻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
 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直是切解也

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卻獻子為政 十八年晉侯衛太
 子伐齊齊侯會晉侯盟于緄以公子彊為質于晉蔡朝南郭
 偃逃歸 成元年齊難故作丘甲聞齊將出楚師臧宣叔令
 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
 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
 可以逞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
 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
 而膊桀也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亮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
 還孫子曰不如戰也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
 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軒繁纓馬飾皆縣繁纓諸侯罷以朝許之仲尼聞
 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
 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

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高固入晉師桀擔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郕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盤張御卻克鄭丘綏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設以御左輪朱殷開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師之耳目在我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擐音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去轡右援表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化泉驂結戶於木而止韓厥執紼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避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棧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火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壬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遂自徐關入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去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壁司徒壘

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擐音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去轡右援表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化泉驂結戶於木而止韓厥執紼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避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棧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火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壬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遂自徐關入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去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壁司徒壘

之妻也子之石窀殺力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
 賓媚人賂以紀嬴魚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
 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
 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
 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
 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
 命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
 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
 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
 之命也乎四王之王况于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伯夏
 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子實不優而弃百祿諸侯何
 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

昆吾商伯大彭
豕韋周伯桓文

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
 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
 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
 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子若不許讎我必甚
 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
 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
 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鄆溟賜三
 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侯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
 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
 子曰吾知免矣卻伯見去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
 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卻伯對曰庚
 所命也克之制也變何力之有焉藥伯見公亦如之對曰變

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冬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泆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疆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去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三年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冬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在趙旃皆為卿賞鞏之功也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

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 六年二月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配耦而況霸王霸王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簡諫也用大道諫之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九年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

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

十八年

楚盟諸侯于蜀

齊侯會晉侯盟于繒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成元年聞齊將出楚師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二年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眾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眾况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

冠之

強其大切

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

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

賂之以執斲

匠人

執鍼

女工

織紵

織紵布者

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

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况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許器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弃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晉基語辭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弃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眾也君子曰眾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為政猶以眾克况明君而善用其眾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眾也

成公

元年

王師敗績于茅戎

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

文十七年周甘默敗戎于邠垂乘其飲酒也歌音觸邠音審

單襄公如晉拜

成劉康公微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

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敗

績于徐吾氏

徐吾茅戎別

二年

宋文公始厚葬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

市忍

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樽有四

阿

四注

棺有翰榿

翰旁飾榿上飾王禮

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

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

又益其侈是弃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申公巫臣通吳于上國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

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

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

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

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蠶殺御叔

子蠶姬兄御叔

夫弒靈侯戮夏南

舒微

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

其有不獲死乎子反乃止王以子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

獲其尸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

也必來逆之王遣夏姬歸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

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

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

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

行遂奔晉而因卻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弃之何勞錮焉 七年楚圍宋之役宣四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禦呂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力憚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莫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馬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今吳習之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

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八年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 九年晉人會于蒲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十五年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

三年

晉楚救宋鄭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四年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楚子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

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國鄭伯歸八月及晉趙同盟于垂棘 六年鄭伯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禮授玉兩楹之間鄭伯行疾故東過士貞伯曰

乎自弃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六

卒 楚子重伐鄭晉欒書救鄭楚師還晉師遂侵

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

合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

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

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

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遂還於是軍帥之欲

戰者眾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眾

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

而已欲戰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故也武子

曰善鈞從眾夫善眾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眾矣從之不亦

可乎 八年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六年晉

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

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十年晉侯夢

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

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

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

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

一曰居肅之上膏之下肅也心下為膏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

在肅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

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

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

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

五年

梁山崩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亦重曰辟避傳重人曰待

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
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
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武旦反徹樂出次祝幣
史辭罪自以禮焉其如此而已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六年

晉遷于新田

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
國利君樂不可失也公揖而入韓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
子曰何如對曰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覲易覲則民愁民
愁則墊隘羸困貌於是有沈溺疾遇重隄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
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
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
公說從之夏晉遷于新田

七年

吳伐郟

吳伐郟郟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
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
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
八年晉士燮來聘言伐郟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
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
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變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伐郟
宋華元合晉楚之成

楚子重伐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鄭云公鍾儀獻諸晉晉
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九年晉侯觀于軍府問曰南冠而
絳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脫之召而弔之
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冷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

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
 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天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
 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
 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天子抑無私
 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
 君敬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敬以行之事雖大必
 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冬
 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十年晉侯
 使糴徒棧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十一年宋華元善於
 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棧成而使歸華
 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十二年華元克合晉楚之成
 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皮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
 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

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勇謀其不協而
 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昨國晉卻至如
 楚聘且莅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卻至將登金
 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
 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
 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
 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賓曰若讓之
 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閒開於天子
 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
 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
 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
 侯于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
 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
 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
 死無日矣夫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晉侯及公子罷盟于
 赤棘十五年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
 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
 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
 侵鄭遂侵衛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
 叛之無民孰戰十六年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
 田求成于鄭鄭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夏鄭子罕伐宋宋將
 鉏樂懼敗諸洧七藥七陂退舍於夫渠不做鄭人覆福之敗諸洧
 勺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
 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
 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

士燮佐之卻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
 荀營居守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古耳與預往楚子
 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
 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
 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
 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
 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
 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尤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
 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弃其民而外絕其好瀆
 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
 人恤所底言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
 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
 志失列喪將何以戰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

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
 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
 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
 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奔走不復故道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
 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去戰也有
 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敵楚而已
 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
 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
 井夷竈陳於軍中而䟽行戶首當陳前開營壘為行也晉楚唯天所授何
 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
 楚師輕窺周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
 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
 整營軍而不陳陳不違晦晦日陰之終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

顧其後莫有關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子重使大
 宰伯州犂侍于王後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
 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晉侯左苗賁皇
 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
 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
震下坤上曰南國蹇子射食亦切下其元王中厥目復陽長之卦陽起子南
國勢蹇則離受其咎故離為諸侯又為目國蹇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
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射其元王中厥目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名
 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
 夾公行戶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
 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夫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
 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潘廷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聚
 也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

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亦食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
 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石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
 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
 項伏殺以一矢復命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
 有命為國故子必射社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
 丁車折軾晉師乃止欒鍼見子重之旌曰楚人謂夫旌子重
 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于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
 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
 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
 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
 攜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受
 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
 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陳也鷄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

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
 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于子反子反
 醉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
 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
 君其戒之周書曰唯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
 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
 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
 罪也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十七年范文子反自鄆陵使其
 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
 者唯祝又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
 變卒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
 右胥童曰必先三卻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敵多怨有庸公
 曰然十二月壬午長魚矯清沸雕抽戈結衽而僞訟者三卻

將謀於榭矯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温季逃矯及諸其車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偏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游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晉討趙氏厥去其兵不為黨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一八年春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營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

衛侯復孫林父

衛定公惡孫林父林父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十四年衛侯如晉晉侯強其賢見編孫林父焉定公不可衛侯既歸晉侯使卻篚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

八年

宋華元來聘聘伯姬

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九年春伯姬歸于宋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以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楚伐莒莒無備而潰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世有思開其封疆者有縱勇夫重直閉沉國乎九年冬楚子重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眾潰奔莒楚師圍莒莒城亦惡莒潰楚遂入鄆無備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弃菅蒯怪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十一年

晉敗秦師于麻隧

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顛盟晉侯于河東晉卻欒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

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用王以為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軾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膾頰我有受脤神之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

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患甲冑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殺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振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螫賊以來蕩搖我邊疆納公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凍栗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

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尺證盟稱晉望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郤芟夷我農功虐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弃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應對之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穆康楚三五成穆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暍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

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承

之意寧 豈敢微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

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

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

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卻錡佐之韓厥將下軍

荀營佐之趙旃將新軍卻至佐之卻毅御戎欒鍼鉗為右孟

獻子曰晉帥類所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

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成肅

公卒于瑕

十三年 曹負芻殺太子自立

麻隧之役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手又使公子欣

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請討之晉

人以其役之勞請侯他年冬葬宣公子臧欣將亡國人皆將

從之成公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十五年春會于

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

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

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十六年曹人請于晉曰

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

君以云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

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

敝邑敢私布之秋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

十四年

衛孫甯之亂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妣之子衎以為太子定公

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

通志堂

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我不獲鱗也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 襄七年

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

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

必折衡橫不順道必毀折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亦食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

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文子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無奉無勇職為亂階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

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必死并改帑奴

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

從近關出公使子驤居表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公如鄆綸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

孫氏追之敗公徒於阿澤初尹公佗徒學射於庚公差庚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庚公差曰射為

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鞬其俱反軛卷者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偽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

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

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中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

春秋左傳事類卷二

三十一

通志堂

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也恤有臣不敬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謂怒其不達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太叔儀以守有母弟鱣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來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邾糧歸右宰穀從用才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臧紇如齊言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晚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

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旅陳其貨示時所尚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

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云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二十

年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二十五年秋衛獻公入于夷儀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大儀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奕圍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二十六年獻公使子鮮為于復辭敬其強大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如曰雖然以吾故

也許諾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于瑗春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孫甯子出舍于郊欲伯國死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殺子叔及大子角孫林父以戚如晉甲午衛侯入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

怨矣對曰臣不佞不能負羈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六月公會晉

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

懿氏六十井六十以與孫氏晉人執甯喜北宮遺衛侯如晉晉

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秋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

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

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

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

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

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

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鸞之柔矣

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鸞之御馬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言衛侯雖別有

罪而眾猶謂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冬

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二十七年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

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

君勿與預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

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

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

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

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

乎且鱗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

使者而盟于河託於木門邑晉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

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

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音歲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千室入云十室明通稱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 二十八年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十五年

桓族亂宋

秋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

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且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戍恤在桓氏雖云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止之不可乃反左師二司寇二宰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 十八年楚子辛鄭皇辰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平鄙我猶憾我事之以我為鄙邑猶不足此吾患也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普其地以塞夷庚夷庚吳晉往來要道

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冬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師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畏晉強也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襄元年春圍宋彭城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郟丘

十六年

宣伯間魯于晉

鄆陵之役卻犢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戰之日

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隄宣伯通於穆姜成公母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隄申宮做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宣伯使告卻犢曰魯侯待于壞隄以待勝者卻犢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於晉侯會于沙隨不見公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食使者而後食上音嗣宣伯使告卻犢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云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

而事晉幾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茗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犢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弃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弃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讐云而為讐治之何及卻犢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弃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不受請邑謀國家不貳舊月不食以堅事晉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弃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季孫及卻犢盟于

扈歸刺公子偃不詳鉅偃獨與謀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齊聲孟才靈公

母通僑如使立於高國之間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於卿

十七年

齊國佐殺慶克齊殺國佐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亦為婦人服與婦人相冒乘輦而入于閭門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高元谷鮑牽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容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則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虛叛弱無咎子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俱其須吉以讓鮑國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

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勝佐于欲討國佐故使之居外十八年春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書齊殺其大夫國佐弃命專殺以穀叛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封佐克子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

聲伯夢涉洹

初聲伯夢涉洹桓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至于狸脹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眾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

楚滅舒庸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鄢陵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

十八年

晉立悼公

晉欒書中行偃弒厲公使荀息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盟而入逐不臣者七人厲公嬖臣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二月乙酉悼公即位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起舊德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不縱使魏相亮士魴魏頡趙武為卿苟家苟會欒廡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

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為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
 辛為司空使修士蔦之法弁糾糾御戎校正上馬屬焉使訓
 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車右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
 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
 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
 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乘馬御
僕六騶六開之騶周禮諸侯有六開乘車尚禮容故訓羣騶使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
 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旅五百人之帥民
 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襄公

二年

齊滅萊

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與子賂夙沙衛以索所白切馬牛皆百匹

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靈公之為靈也夏齊姜薨初穆姜使
 擇美楨以自為櫬與頌琴雅喪送喪物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
 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
 哲人告之語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為不哲矣且姜氏君之
 妣也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齊侯使
 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
 六年齊侯滅萊萊恃謀也賂夙沙衛之謀

晉和戎服鄭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
 目非異人任壬寡人也若背之是弃力與言言盟誓其誰暱我
 免寡人唯二三子秋鄭伯論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
 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會于
 戚謀鄭故也孟獻子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冬復會

于戚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
 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
 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
 能救是弃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
 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夏之方衰也
 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
 而淫于原獸弃武羅伯因熊髡尤圍而用寒浞伯明氏
 氏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夷信而使之
 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虞樂
 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
 家衆亨之以食以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夏遺奔
 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五及豷許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
 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右處豷于戈靡自

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扞
 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大
 史也命百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
 經啓九道九州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
 帝夷羿冒于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麇牡武不可重用不恢
 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
 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
 戎狄荐居聚貴貨易土土可賈古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
 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
 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
 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 八
 年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
 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

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
 國怒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冬
 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矯
 居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非
 云詢多職競作羅非上詢謀也職主也言既上且謀多則競作羅網之難無功謀之多族民之多違
 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舒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
 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
 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
 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三年會雜澤五年戚又城棣七年
 年鄭丘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
 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關八鄉和睦必不棄鄭
 楚師遠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間之杖莫如信
 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

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
 道匪彼請從楚駢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
 知武子使行人子負對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行人
 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
 侯以見賢于城下唯君圖之晉范宣子來聘告將用師于鄭
 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詩人以興女色盛則衰衆士宜及時求之宣子欲魯及時討鄭季武子曰誰敢
 哉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
 功于衡雍兄弟昏姻無咎遠矣實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
 嗣也敢不承命九年冬諸侯伐鄭師于汜令於諸侯曰修
 器備盛成餽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
 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
 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

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
 可以爭大勞未艾魚廢切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
 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同盟于戲許鄭服也將盟鄭
 六卿公子駢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薑公孫舍之及其
 大夫門子皆從鄭伯門子卿適子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
 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駢
 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
 以要之使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
 辛苦墊隘委頓貌無所底言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
 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
 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
 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
 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

之不德民將弃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
 盟而還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公送晉侯晉侯以
 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
 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歲星十二歲一周天國君十五而
 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
 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裸灌也酒享祀先君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
 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
 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
 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
 曰吾盟固云唯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
 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言之瑞
 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

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不用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

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十年師牛首十一年師向其秋伐鄭自是鄭服十年六月楚子

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子斯母無衛侯救宋子展曰必伐衛不

然是不與楚也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

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孫

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

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

之孫蒯獲鄭皇耳于大丘九月諸侯伐鄭已酉師于牛首城

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鄭及晉平楚子

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本作環鄭而南至于陽陵楚師不

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爨厲曰逃

楚晉之恥也我將獨進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

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不

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爨厲欲伐鄭師荀罃不可

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丁

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十一年鄭人患

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

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

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

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

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戍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

可矣夏子展侵宋諸侯伐鄭師于向鄭人懼乃行成秋同盟

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

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母蕙年積歲不分母壅利母保姦母留慝

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

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云氏踣比蒲其國家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遂伐宋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彘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十二月會于蕭魚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鄭人賂晉侯以師懼回苦師觸師蠲廣車豚車淳十五乘也淳偶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肆列也縣鍾十六為一肆及其罍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笑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

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祚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十二年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以報晉之取鄭也 十三年冬鄭良霄石彘猶在楚石彘言于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偏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上史下所更反行而見執於楚鄭又遂堅事晉是鄭廢本見使之意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三年

楚伐吳所獲不如所亡

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簡選練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廖帥

組甲漆甲為組文三百被練練袍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

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吳人取駕駕良

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

亡子重病之遇心疾而卒

魯襄公始朝晉

公如晉始朝也盟于長檮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

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

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祁奚請老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

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未

也可職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

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屬也不為

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

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

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陳服于晉

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楚子辛為令尹

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叔孫豹及諸侯之大

夫及陳袁僑盟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四年春

楚師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

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

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云大

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況小乎五年楚人討陳叛

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工迥切明察貌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後宋封魚石背盟敗鄆陵殺子反公子申及王夫欲以屬諸侯夏書曰成允成功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成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七年楚子囊圍陳會于鄆于以救之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魏絳戮揚干之僕

雞澤之會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眾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似使佐新軍

四年

穆叔如晉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

負云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魯始騷

冬邾人莒人伐鄆臧紇恨發救鄆侵邾敗於狐駘臺國人逆喪者皆騷魯於是乎始騷騷麻駘合騷也將遭喪者多不能備凶服騷而已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朱

五年

季文子卒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具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賜可不謂忠乎

七年

三卜郊不從免牲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晉韓獻子請老

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

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

九年

宋災

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備火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

小屋塗大屋陳畚器草揭上音具汲器緆汲器備水器量輕重蓄

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徒役令隧

正納郊保奔火所納聚郊野保守之民令救火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討治也今右師

具官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刑書亦如之使皇鄭屬

命拔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魚庀府守

府六官之典今司宮巷伯警宮二師右左今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

四墉城積陰故祀之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宋災於是

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竹以

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建辰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今民放火建辰月大火星伏在

日下夜不得見故今民內火禁放火陶唐氏之火正閔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

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代閔伯居商丘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

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

不可知也

穆姜薨於東宮

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艮上艮下史曰是謂艮

之隨震下兌上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

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

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

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

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

身不可謂利弃位而姤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

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秦景公乞師于楚以伐晉

秦景公使士雅章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息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阜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為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斬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十年荀罃伐秦報其侵也

十年

公會吳于柤

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弃社稷也其將不免乎

晉滅偃陽

晉荀偃士匄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圍之弗克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側人紂恨挾烏穴之以出門者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紂多力挾舉縣門以出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櫓大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秦董謹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匄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予予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

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
 羸老也可重任壬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
 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以與向戌向戌辭曰
 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
 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乃子宋
 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殷天子之樂名荀偃辭荀偃士句曰
 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
 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大旌也題識以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
 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荀
 營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
 間以偃陽子歸獻於武宮謂之夷俘諱俘中國故謂之夷師歸孟獻子以
 秦董父為右生秦丕茲事仲尼

盜殺鄭執政

秋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
 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况鄭乎有災其
 執政之三士乎簡孤幼故諸侯伐鄭師于牛首初子駟與尉止有
 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
 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為田洹司氏堵者氏侯氏
 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
 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
 帥賊以入晨攻執政於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
 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子西子聞盜不做而出尸而
 追盜盜入于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
 子國為門者置守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完守備成列而
 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驍帥國人助之殺尉
 止子師僕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翊司齊子奔宋子孔當

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各守位職以受法不得與朝政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

誅之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眾怒

而焚之是眾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眾怒難犯專欲難

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眾子得所欲眾

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眾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

倉門之外眾而後定十五年鄭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

有子產之故納賂於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茂廢師慧師樂

黑為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翻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

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下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

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

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曠言以豉反

產殺二盜得賂而歸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是重淫樂輕國相十八年鄭子孔欲

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子庚帥師治兵于汾於

是子蟠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

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門于純門信

于城下而還十九年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

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

甲守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子然子革子

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子良圭媯之子也圭媯之班亞宋子

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子然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息

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

為右尹鄭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晉侯

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

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篔門圭竇之人而

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用王
 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營息旄之盟赤曰世世無失職若
 算門圭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
 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寵臣專刑不任法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算
 門圭竇乎唯大國圖之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
 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
 奔晉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十一年

季武子作三軍

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
 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
 僖閔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
 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

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四分其乘之人而取其一叔孫氏使盡

為臣盡取子弟以父兄歸公不然不舍不如是三家不合其故而改作此盟詛之本言昭四年叔孫穆

子卒季孫謀去中軍五年春舍中軍卑公室也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

自以叔孫為名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季氏不欲親議勅二家發之又取其今名也初作中軍三

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

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

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于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

矣敢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閔詛諸五父甫

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

十二年

吳子壽夢卒

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文王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
於城外同姓於宗廟王所出同宗於祖廟始同族於禰廟是故魯
向其國

為諸姬臨於周廟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

靈王求后于齊

靈王求后於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 十四年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昨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余命汝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十五年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

十三年

晉侯蒐于緜上

荀瑩士魴卒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句將中軍辭曰伯

游長荀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句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唯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

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楚共王卒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春秋謂祭祀窀穸謂葬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共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諡之共大夫從之

子囊卒

十四年楚子囊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諡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吳侵楚楚敗吳師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覆扶又反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十四年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以退吳人伐楚喪故

十四年

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自是晉敬魯使

春會于向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古華州乃祖吾離被苦或蓋戶臘切苦別名爾雅白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曰苦剖分而食之中分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

泄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預音上同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眾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曹也母是翦弃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倚之與晉踣蒲之戎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邊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曹贈莫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于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吳公子光之亂

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 二十五年吳子諸樊伐楚門于巢卒 二十九年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闔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闔弑之 三十一年吳子使屈庸聘于晉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闔戕戴吳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啟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昭十五年吳子夷末卒二十年楚伍負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王僚公子光曰是

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負曰彼將有他志余始為之

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賢鱣設諸焉而耕於鄙 二十六年

楚平王卒 二十七年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

公子燭庸帥師圍潛僚母弟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

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麋倫九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

帥都君子都邑之士有復除者與王馬之屬按人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左

尹卻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

也弗可失也告鱣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

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鱣設諸曰王可弑也

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

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玉親也夾之

以鉞說文也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鉞者

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偽足疾入于堀室鱣設諸寘劍於

魚中以進抽劔刺王鉞交於胷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為卿季

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

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

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

晉伐秦遷延之役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

子賦匏有苦葉志在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驥

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

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

人多死子驥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棧林不獲成焉苟

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

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伯游曰吾令實過

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師歸晉

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襄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十九年四月鄭公孫薑卒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請于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

晉盡殺欒氏之族黨

此役也欒鍼鉗曰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下軍鍼戎右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廩謂士甸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秦伯問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欒廩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欒廩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廩之

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

二十一年初欒桓子娶於范宣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

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盈母宣子女與其

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

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欒而專政矣范鞅為之徵懷子好

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

著直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冬會于商任銅欒氏也二十

十二年秋欒盈自楚適齊冬會于沙隨復銅欒氏也二十

三年晉侯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

其士藩車有障蔽者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午伏之而觴曲

沃人樂作午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

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

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

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彊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纒冒經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宮有臺觀守備者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驂乘必持帶恐隋隊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罪沒為官奴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隱牆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

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冬十月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

吳敗楚歸師

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前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徹吳人自臯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救吳人敗之獲公子亘穀

湟梁之會

冬會于戚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十五年夏齊人圍成貳於晉故也十六年晉平公即位改服修官燕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湟湟梁命歸侵田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薑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秋齊師圍郕孟孺子速徵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
 遂塞海陘而還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
 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
 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
 庶幾乎比執事之間平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
 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
 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十七年
 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秋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防齊人
 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
 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杖抉鳥其傷而死
 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
 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其而戴之奉勇之以走見梗陽
 之巫臯也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

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
 玉二鼓而禱沈音鳩玉而濟冬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
 齊齊侯禦諸平陰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
 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直之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
 其眾也乃脫歸齊師夜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
 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隊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
 也子始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
 亦食殖綽中肩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矜其
 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已卯
 荀偃士句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郭詩趙
 武韓起以上軍圍盧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
 門中孟莊子斬其楛勅倫反以為公琴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
 還旄于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大子與郭榮扣馬

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
遣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天子抽劔斷鞅乃止鄭子孔
政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
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
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
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
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
若可若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
師治兵於汾於是子驕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
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
鄭門子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山名之下甚雨及之楚
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
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歌者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

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歲在承韋月又建亥故在西北叔向曰在其
君之德也 十九年春諸侯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晉侯先
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
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五匹爲束四匹爲乘先薦吳
壽夢之鼎荀偃瘳疔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於病目出大
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去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
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藥
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
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季武
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
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
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
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

侯言時計功舉得時

侯言時

侯言時計功舉得時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之道也夏五月齊靈公卒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冬齊及晉平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叔向曰盍敢不承命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二十年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二十一年晉欒盈出奔楚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爲勇爵以位命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爲晉君也

言射得之

曰臣爲隸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十五年

宋向戌尤孟獻子之室

宋向戌來聘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問

楚能官人

楚公子午爲令尹公子罷戎爲右尹蔦子馮爲大司馬公子囊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居到爲莫敖公子追舒爲箴尹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宮廩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覿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宋子罕弗受獻玉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偽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